

陳宗彝《音通》之理論建構 及其音韻系統再探*

叢培凱**

摘 要

陳宗彝，字仲英，晚清江蘇婁縣人，生平活動於19世紀後期的上海地區，其著作《音通》是藉由傳統韻學進行英文教材的設計。該書分為上、下二卷，上卷主為闡發其中西音韻觀念，下卷為〈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十二圖的建構。本文以過往研究為基，認為《音通》對漢字音註英文教材有其承襲及轉化的關係。陳宗彝以傳統的「轉借」說法解釋英文的發音學理，並成立〈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試圖擺脫過往漢字音註英文教材的侷限，以字母、韻攝、四呼的架構，掌握英文詞彙的音讀特徵，同時在韻圖字母的內容中，融入了松江聲母的體系。《音通》的觀念雖有其侷限性，但可見在中西文化的接觸下，文人致用的嘗試。該文獻對於近代吳音的研究，亦有著一定的助益。

2024.09.09 收稿，2024.11.15 修訂稿收件，2024.11.31 通過刊登。

* 本文為110年度科技部計畫「晚清英文教材中的漢字吳音註釋研究」部分成果（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031-063）。本文初稿發表於彰化師範大學「第四十二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彰化：彰化師範大學，2024年6月14日），原題名為〈陳宗彝〈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之理論建構及其音韻系統研究〉，渥承大會講評人李柏翰教授斧正。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則使本文更為完備。對於各位師長的指導，筆者特此申謝。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陳宗彝、《音通》、〈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松江聲母、漢字音註英文教材

一、前言

晚清時期，由於時人對於英文交流的需求提升，具有洋涇浜色彩的「廣州英語」、「上海英語」亦隨之產生。清人編纂的英文教材，重以漢字註釋其英文詞彙音讀。諸類教材，與洋涇浜英文般，須以粵、吳等方音讀之，才得以理解英文詞彙的發音特徵，其中以吳語音註相關者，如《英語註解》、《英字入門》、《英字指南》、《無師自通英語錄》等著作。¹ 漢字吳音註釋英文教材的傳布，影響晚清江蘇婁縣陳宗彝《音通》的成書。陳宗彝，字仲英，為劉熙載龍門書院的弟子，婁縣位於清代松江府內。《音通》是以傳統韻學為基，進行英文教材的設計。該書分為上、下二卷，上卷主為闡發其中西音韻觀念，下卷為〈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十二圖的建構。今刊行的《音通》為宣統3年石印本，根據清人楊葆光於文中之序可知，當時陳宗彝已離世，此書由後人付梓，因此陳宗彝生平應主要活動於19世紀後期的上海地區。²

筆者過往研究中，對陳宗彝《音通》已有一定程度的探析。由於龍門書院的教育，著重有益於世之學，陳宗彝身處於晚清上海地域，體會中西語言的交流，認為雙方的語言差異，如同中國各地方音一般，可藉「轉法」而「通」之。陳宗彝受學於劉熙載，習其「定切之學」，藉由漢字吳音註釋英文教材，掌握英文詞彙的發音特徵，其間參有己身松江方音的思考。〈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受《康熙字典·明顯四聲等韻圖》影響，依其韻攝各作一圖，直列四呼、橫排字母，將英文詞彙置於其中，透過對於韻圖的音理結合，掌握該詞彙的音

¹ 關於晚清英文教材的發展，筆者〈論晚清英文教材對於歷史吳音建構的意義〉對此有其背景論述。見叢培凱(2021b)〈論晚清英文教材對於歷史吳音建構的意義〉，《東坡文化論壇暨人·物·文·學——2021兩岸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黃崗師範學院主辦，會議日期：2021年12月9日。

² 清人楊葆光於序文言：「郡侯戚公知有是書，且素重君之為人，屬與促其後人付梓，君之子文麒以寫本未定，鐫校雖精，因以原稿付諸石印，使君精神所係手澤常新。」〔清〕陳宗彝《音通》（宣統3年石印本，1911年），上卷，頁3，為使行文簡潔，本文有關《音通》之引文均從此註採宣統3年石印本，故註腳括號內僅註明卷、頁，後不複註。根據徐林祥查考陳宗彝「同治七年（1868）至光緒六年（1880）肄業於龍門書院」，見徐林祥《劉熙載及其文藝美學思想》（2010：406）。

讀情況（叢培凱 2017）。由於時代背景因素，陳宗彝多元融入中西文化，希冀透過傳統韻學，轉化漢字吳音註釋英文教材的侷限。

筆者另發現在陳宗彝《音通》中，時可見對於楊勳《英字指南》的引用（叢培凱 2016b：303-307），曾以「音理知識」、「華字註釋」二方面，說明《英字指南》與《音通》的關係。在「音理知識」上，透過《英字指南》「三無音字」、「常有字音」、「有氣無音字」為例，說明陳宗彝對於《英字指南》的音理知識，有替換其術語的情形，但實質內容卻無太大差異。至於「華字註釋」，《音通》似在《英字指南》漢字音註的基礎上，有其松江方音的融入。

目前對於陳宗彝《音通》的內容，及蘊含其中的依據特徵有著一定的釐清。在此基礎上，本文欲進一步分析《音通》中的理論，與漢字音註英文教材的關係。並希冀對於其音韻系統的建構，有著更為明確的掌握。

二、陳宗彝《音通》對於漢字音註英文教材的承襲

如今檢閱漢字吳音註釋英文教材，諸類教材不僅以漢字註釋其英文詞彙的音讀，亦有著英文發音學理的說明。然文獻彼此間具有承襲的跡象，其中對於英文音理的掌握也逐漸深入，如筆者過往所言，陳宗彝《音通》有受到《英字指南》的影響。

若進一步比較《音通》與《英字指南》的承襲關係，會發現對於《英字指南》中的漢字音註及其音理說明，陳宗彝不僅吸收、替換《英字指南》的音理術語。他藉由《英字指南》的教學內容，試圖理解教材中漢字音註的規律，並結合《英字指南》的各處解說，形成《音通》中的音理解釋。如《英字指南》將子音拼合時的發音特徵，以「有氣無音字」進行說明，對此陳宗彝以為與中土反切之法相近，是為求「單音合用」，從原字母發音進行「轉讀單音」的呈現，故藉此設有「字母轉讀單音表」。³

³ 陳宗彝（卷上：16）言：「切音以兩字反成一字，即是兩音併成一音，故母韻均以單音為合用，乃如前所列英字母譯音，或讀雙音或讀三四五音，多則雜殊難併成一音如何？曰前所列者為各字母本音，及臨用一律轉讀單音，故併法與中土切相近。」

關於英文字母拼合的發音變化，《英字指南·卷一》（楊勳 1879：1-5）曾整理「正變作代四音說」進行系統說明，陳宗彝對此承襲。楊勳的「正變作代四音說」，原述說內容如下：

正音有四，如長音、短音、開放音、尖利音是也。變音有六：如義大利國音、柔短音、闊音、濁音、極長音、閉急音是也。二音之外，則有作音、代音，以補正變所未備，如長音作短音，短音作長音，有音字代無音字，或併就一聲，以代他聲，作代二音，變法雖多，要之總訣，實不外此。

陳宗彝接受《英字指南》「正變作代四音說」的說法，並整合《英字指南》中其他內容，對於各字母的發音變化，建構學理的解釋，其間亦藉由漢語音韻進行觀念比擬。在「正音」中，其言「何者爲正音？曰正音者，其長音、短音是也。長音者似平，短音者似仄，要亦不盡。」（卷上：20）《音通》設有「正音表」，表示長、短音的漢字音註，內容實則言英文母音的發音規則，該表並有參照《英字指南》「有音字諸訣」、「有音字長音」、「有音字短音」之說。

「變音」則爲在「正音」的發音特徵外，或與其他字母拼合的音讀情況，陳宗彝言「何謂變音，曰正音之轉而變者也，音之轉變往往與有音字或無音字併合。」（卷上：20）《音通》設有「變音表」、「併合無音字表」、「併合有音字表」，其漢字音註與說明，實際上與《英字指南》中「有音字變音諸訣」、「有音字變音」、「雙有音字」、「三有音字」、「三有音字諸訣」有關。

至於「作音」，陳宗彝認爲即英文母音與其他字母拼合後，仍不出於其原音韻特徵者，「作音者，作爲某字長音、短音，或某之變音，雖駢列二音，而讀出之音，仍與單有音字無異。」（卷上：22）《音通》對於「作音」的整理及其漢字音註，與《英字指南》中「雙有音字諸訣」、「三有音字諸訣」、「雙有音字」、「三有音字」內容呼應。

陳宗彝指「代音」爲「不用其字之本音，而假爲他音之用。」（卷上：22-23）是以此字母呈顯出其他字母的發音特徵。「代音」的漢字音註及說明，

與《英字指南》「偶有音字」、「有音字代無音字諸訣」有其連繫。

除「正變作代四音說」外，陳宗彝亦藉《英字指南》而有其「改音」之說。所謂「改音」，即透過輔助符號改變其音。「改音者，本係此音，而宜作彼音讀，如原係長音，遇雙高聲，改作短音讀之」（卷上：23）。文中所謂的「雙高聲」記號的觀念，於《英字指南》「二聲字高聲在初聲」中可見。《英字指南》另有「雜音」一類，強調有些英文拼合的發音特徵，無法掌握其規律，故歸於此類，「惟雜音一章，取音之處俱無定法，乃變音之中變聲字也」（卷一：26）。陳宗彝《音通》對此亦有引述，並試圖述其雜音的成因，以為與方言有關。⁴

除正、變、作、代、改、雜等音說外，散見於《音通》中的各處說明，也時與《英字指南》學理相關。如當英文母音與子音結合，母音不發音的情況，陳宗彝稱之為「不響字」，出於《英字指南》「無聲字諸訣」；《音通》中「兩無音字」及「三無音字」的音註，與《英字指南》「雙無音字」及「三無音字」的內容連繫。《音通》中「無音字二十一字表」的形成，則是以《英字指南·音氣註釋》為基礎。從此可見陳宗彝對於《英字指南》的音理學說，並非僅生硬挪用，而是配合其漢字音註及拼合規則的說明，試圖進行擇取與融會。

三、陳宗彝《音通》對於漢字音註英文教材的轉化

在漢字吳音註釋英文教材的發展下，《音通》欲以韻圖的形式，呈現英文詞彙的習讀。在《音通》中可見擇取《英字指南》中的部分內容，以配合其韻圖的建構。舉例而言，《音通》（卷上：18）「無音字另併成氣表」中，引用部分《英字指南》「雙無音字」的音註，如「ch 音痴」、「sh 世，在 r 前失」之類，是為了配合「清徹穿」、「心審」字母的連繫；《音通》（卷上：19-20）中「r 尾音轉音表」、「n 尾音轉音表」，是強調英文母音後的 r 尾、n 尾，其漢字音註的變化歸類於不同的韻攝，如「a 得 r 音換轉入迦攝」、「a 得 n 音換轉入干攝」等。

若進一步觀察《音通》的韻圖轉化過程，會發現漢字英譯的內容，也屬於

⁴ 陳宗彝《音通》（卷上：24）言：「雜音何如？曰取音無定法，按諸正變各音俱不類，亦殊於改音，大約英文字即語言，其字自各方採入，不免參雜方音。」

陳宗彝的取材範疇。如漢字地名「安慶」的英譯，陳宗彝其言（卷上：31）：

外國口音，無從究悉。觀其所併成之聲，亦足細尋其條理，故不知韻學者，不可與言謠譯之得失，「安慶」之「慶」，牙音次清，與「去」字同氣，而西文譯為 hing 音興，是為不善譯中音者，現則改為 kin，蓋亦自悟其非矣。

陳宗彝《音通》除重視英文教材中的漢字吳音註釋，對於漢字地名的英譯內容，亦是他所考索的對象。由於漢字地名英譯，是以英文發音呈現該漢字地名音讀的特徵，與晚清英文教材的註音過程正好相反，但皆與漢語、英語的發音連繫有關。陳宗彝對於「安慶」一詞英文音譯的看法，可從《英字指南》中見其原委，《英字指南·卷三》（楊勳 1879：12）陳列「中外要口」地名，附有其英文詞彙與音註字的說明，「安慶」則註為「Nganhing 杙淹興」。上述陳宗彝認為按其韻圖規則，「安慶」之「慶」應與「kin」對應，以「hing」表示「為不善譯中音者」。若從《音通》中「中英字母配合圖」說明可知，「慶」、「去」等字屬溪母，在「中英字母配合圖」中「K」、「C」、「Q」皆是歸溪母範疇的發音。「hing」中的「h」發音，在「中英字母配合圖」則歸曉母，自不能呈現「安慶」之「慶」音。但在陳宗彝的漢字地名英譯連繫上，有時忽略該地名音譯的源流，如其言（卷上：32）「西譯中地名有訛重唇為半舌半舌齒者，如『遼京』之『遼』譯為 mou」，此處陳宗彝應指《英字指南·卷三》（楊勳 1879：12）中「盛京」的音譯「Moukden 毛克滕」，但此音譯來源應來自滿語，陳宗彝對於「重唇為半舌半舌齒者」之說應是有所誤解。

漢字英譯的內容中，陳宗彝除有對漢字地名的英譯進行查考外，亦受到《五車韻府》的影響，其言（卷上：43）「陳氏《五車韻府》用英文繙譯《康熙字典》，每字係以切音之同者切同，便於西人讀華文之用，惜其所列華音，僅據北音，不能該貫南音，不免偏缺。」陳宗彝所謂的《五車韻府》，應為晚清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所著，陳宗彝之所以稱作者為陳氏，是有其著作淵源（萬獻初 2015：166）：

《五車韻府》是清初編定刊刻的韻書，實際上是由明末陳蓋謨《元音統韻》二十二卷中的「統韻」十卷獨立而成。該韻書統象數與韻學而多作變通，統今韻、等韻而各有分工，其音系性質是在傳統《詩韻》框架下暗含通用讀書音的時音特點。晚清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的世界上首部華英字典亦名《五車韻府》，該書是將陳蓋謨《五車韻府》所收韻字按英文字母順序編排，注釋則用英文。這兩部看似完全不同的《五車韻府》，其實具有緊密的源流關係。

陳宗彝對《五車韻府》的作者存在誤解，馬禮遜《五車韻府》的著作目的原是與外國人士學習漢語有關。根據司佳的研究，在 1865 年間，上海地區開始重印《五車韻府》，其原因在於原本漢字音註的英文教科書，已不能滿足英語學習者的需求。⁵ 因此《五車韻府》的讀者，從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士而有所轉換（司佳 2009：9）：

馬禮遜編寫字典的初衷是便於 19 世紀早期來華的新教傳教士學習中文。然而，這部字典也同樣適合 1860 年代通商口岸中外貿易背景下的那些略有英語基礎的中國學生。換句話說，雖然我們看到的 1865 年出版的《五車韻府》只是 1819 年初版的重印，但這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為了增加印刷數量的翻印行為——它蘊含著文本背後的社會意義。很明顯，這兩個版本面向的主要讀者群體截然不同：前者乃 19 世紀初年英美各

⁵ 司佳（2009：8）言：「開埠早期出現在各通商口岸的雙語工具書並沒有為學習英語的洋行買辦、商人學徒等提供廣泛全面的參考資訊。大多數詞彙手冊中相對單一的商業資訊與 19 世紀中後期參與通商貿易的中國商人、買辦們所要習得的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知識（儘管是通過外國語言文字作為媒介所表述）是不相對稱的。另外，此類專業詞彙書，以及我們所能想到的其他類似的文本形式，幾乎都同出於一種固定的版式，即均按照詞條的內容分門別類，隨之附加『三字語』（指包含三個中文字的片語或句子，以下類推）、『四字語』、『五字語』等句型表述。因而，這些文本的作用不能代替或者說等同於根據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雙語字典。就開埠後 20 年左右上海的英語出版情況來看，真正意義上的雙語字典對於本地讀者來說，顯得有些姍姍來遲。」

新教教會的來華人員，後者是 19 世紀中後期生活在通商口岸裡的本地人……這些人如果僅靠翻閱洋涇浜英語手冊裡的「三字語」、「四字語」片語，是很難將各類貿易稅單、商業通信等翻譯成英文的。況且，熟悉馬禮遜研究的中外學者對馬禮遜《字典》的文本性質多有一致認同——它雖是字典體例，其內容卻更接近一部用於漢語學習的百科全書，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字典。然而在 1860 年代初的上海，由於這種專業性的缺失以及市場需求突然上升的關係，出版社便將其拿來即用了。

當時陳宗彝身處上海地區，他所接觸的英文教科書，除漢字音註的英文教材外，初版重印的《五車韻府》對他亦有影響。陳宗彝著重《五車韻府》中對於漢字的英譯內容，如「安」是「AN」、「查」是「CHA」等，⁶他將此類漢字的英譯字母，與原漢字音註教材作一連繫比較，認為《五車韻府》在漢字的英譯上有其不足處，特別是在英文子音處不見其濁音特徵。⁷

因此，陳宗彝《音通》在藉由韻圖形式，進行漢字音註英文教材的轉化時，地名譯音及《五車韻府》等相關漢字英譯資料，亦是他從中參考的文獻材料。

四、陳宗彝《音通》中呈現的松音聲母系統

根據筆者過往研究（叢培凱 2022：6-7），楊勳《英字指南》中的漢字音註，與以往吳語音註的英文教材不同，並非侷限於某一地域的方言，是以「江浙兩省通用字音逐字詳註」。所謂「江浙兩省通用字音」，是在蘇州、松江、常州、太倉、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兩省九屬地域方音中，擇取彼此堪以通用的音註。這是楊勳教授英文之時，根據江浙兩省學子的方音特徵，進而建

⁶ 關於《五車韻府》書影，依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 <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mage.php?book=1865&patch=封面>（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15 日）。

⁷ 陳宗彝對《五車韻府》評價（卷上：43）：「今按其所用西文之氣合諸《字典》，於牙音但有 k 字，舌音但有 t 字、n 字，齒音但有 s 字、j 字、ch 字、ts 字，唇音但有 p 字、m 字、f 字，喉音除五音韻字外，但有 n 字、y 字、w 字、半舌齒音但有 L 字。除去併成之氣，於二十一字無音中得十二字，濁音盡行刪去，於西字母不合，亦不合於中字母。」

構的英文教材之法。在楊勳觀察的兩省九屬地域中，其中的松江，屬陳宗彝的方音範疇。《音通》中，陳宗彝稱自身方言為「松音」，筆者曾進行《英字指南》、《音通》二十六字母音註內容的比較，以為其中存有差異處，如「e」字母音註「以」改「衣」音，「o」字母音註「啞」改為「蛙」音等，此與陳宗彝以松江方言角度進行調整有關。⁸ 本文進一步分析後認為，《音通》中「e」、「o」字母音註的改變，除與松江方言相關外，亦受到曹驥《英字入門》漢字音註的影響，曹驥《英字入門》是以滬音進行漢字音註，其中「e」註為「衣」，「o」註為「蛙」，相較於「江浙兩省通用字音」的《英字指南》，屬滬音範疇的《英字入門》與松江音系更為接近。⁹ 另外《音通》中「o」字母的發音，有「哇」、「蛙」等不同的音註，陳宗彝（卷上：42）曾言「松人土音讀烏鵲之烏為蛙，故知o字即烏字的是合口音。」可見具有松江方音的思考。

在漢字音註英文教材的承襲上，陳宗彝進行韻圖結構編排時，其字母也透露出松江音系的說明，其言（卷上：6）：

松音按之三十六字母，究竟有幾字？曰尋常口音中，牙音四，舌音四，重唇四，輕唇二，齒四，喉三，舌齒音一，共二十二。

在《音通》（卷上：3）中亦散見對於松江音聲母的論述，如「蓋松音備有見溪郡疑四母也」，呼應其「牙音四」的特徵。關於舌音，陳宗彝言（卷上：5）「余未遠游，見聞寡陋，然於讀書接友間，留心細察，有可得言者。如知徹澄孃四母為舌上音，與端透定泥為舌頭音相似。」陳宗彝何以要透過他地之人，才得以知曉舌頭、舌上之區別？他在建構韻圖字母即言（卷上：40）「知精照三類相似，用重母法。」在精系、照系方面，其言（卷上：5）：

⁸ 筆者（叢培凱 2016a：460）曾言：「又以『o』為例，陳宗彝將『啞』改為『蛙』音，今松江方言『啞』有文白異讀音，文讀為〔ia⁴⁴〕、白讀為〔o⁴⁴〕，「蛙」讀為〔o⁵³〕，亦有著聲調的差異。這或許即反映出陳宗彝運用松江方言，表達己身對於英文發音的認知。」

⁹ 關於《英字入門》的滬音性質，煩請參見筆者所撰〈從曹驥《英字入門》論晚清滬音入聲韻尾之現象——以西洋傳教士文獻之紀錄談起〉一文（叢培凱 2018）。

精清從心邪為齒頭音，與照穿狀審禪正齒音，古切亦為類隔，但就母音涵詠，似精類較銳，及讀其所領子音，全成莫辨，然不敢為無能辨之者，各類字母止於四，而此二類獨五，各有兩濁音，從邪狀禪是也，不但從邪與狀禪無別，即從與邪狀與禪亦無辨。

關於精系、照系，陳宗彝以為精、照母一類；清、穿母一類；心、審母一類；從、狀、邪、禪一類。若單從散見於《音通》中松江聲母的描述，對於松江字母的建構，仍有不明之處。但在《音通》「中英字母配合圖」、「英字純清次濁音音借母圖」、「中譯濁音借母圖」，其中的字母聚合數量情況，與陳宗彝對於松江字母的描述相符，如下表所示：

表 1 字母聚合整理表

字母數量	牙音四				舌音四				重唇四				輕唇二		齒四			
字母類別	見	溪	郡	疑娘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非敷	奉微	知精照	徹清穿	心審	澄從狀邪禪

字母數量	喉三			舌齒音一
字母類別	影	曉	喻匣	來日

陳宗彝進行韻圖的建構時，字母系統已有置入松江聲母的特徵。陳宗彝（卷上：6）另外指出，在松江聲母中，疑、泥、明、來各母有其清音，在三十六字母系統中無法呈現：

至為字母所無，而松人有其音者，如疑泥明來四母，均有清音讀出，疑之於妍，泥之於你，明之於敏，來之於拉皆是。特為字母所無，讀書不甚用，然土話往往然矣，若譜松音，此四清音亦當收入。

若參以 1928 年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¹⁰ 及 2003 年張元潛《松江方言志》的語音調查，或可試圖建構《音通》中的松江方音聲母系統，以下按陳宗彝所言松音二十二字母系統分述：

（一）「牙音四」的聲母構擬

根據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調查，松江音聲母在牙音中的特徵如下：

表 2 《現代吳語的研究》「牙音四」相關記錄表

字母	見	溪	群	疑
松江聲母	k（開合） c, tc（齊撮）	k'（開合） c', tc'（齊撮）	g（開合） dz（齊撮）	ŋ（開 u 韻） ɲ, ŋ(i, y) 少（齊撮）

在張元潛《松江方言志》中，與「牙音四」相關的聲母如下：

表 3 《松江方言志》「牙音四」相關記錄表

聲母	k	k ^h	g	ʔŋ	ᶱŋ	tc	tc ^h	dz	ɕ	ʔŋ	ᶱŋ
----	---	----------------	---	----	----	----	-----------------	----	---	----	----

在《現代吳語的研究》與《松江方言志》的比較下，可以發現其間顎化作用的開展與完成，因此在《松江方言志》已不見〔c〕、〔c'〕等音。周同春透過 19

¹⁰ 本文參考的是 2011 年出版的《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世紀傳教士艾約瑟《漢語上海口語語法》，發現當時見系正經歷顎化過程，並且其間發展的時間不會太短。¹¹《音通》所謂的「牙音四」，應是反映顎化前的聲母特徵。在《音通》「英字純清次濁音音借母圖」中，疑、娘二母歸為一類，陳宗彝（卷上：30）進行韻圖歸納時言「然其用實兼疑、娘二母，如牛莊之牛，西文譯為 new，仙女廟之女譯為 na，是又不可不知。」在《現代吳語的研究》調查裡，泥、娘二母屬齊撮韻者，松江音亦讀為 [ɲ]，趙元任藉此表示舌面前鼻音特徵，在其調查例字中，疑母齊撮韻的「牛」與泥、娘母齊撮韻的「女」，聲母皆為 [ɲ]，與陳宗彝所謂牛莊之「牛」、仙女廟之「女」的字例相呼應。但在《現代吳語的研究》調查中可知，配合齊撮韻的 [ɲ]、[ɲ̥] 等音應屬顎化後的音色呈現，《音通》「牙音四」，是顎化前的聲母系統，因此陳宗彝於此處疑、娘一類應指 [ŋ]。至於陳宗彝言疑母有其清音特徵，可從《松江方言志》[ʔŋ]、[ɲ̥] 的調查觀察，張元潛（2003：144）言「m、n、l、ŋ、ŋ 的實際讀音可分為兩套，帶緊塞喉音的，配陰聲調，帶濁流的配陽聲調」在《音通》中應亦有 [ʔŋ]、[ɲ̥] 的區別。

（二）「舌音四」的聲母構擬

舌音方面，根據趙元任調查，松江音聲母在舌音中的特徵如下：

¹¹ 周同春（1988：177）言：「今天上海語音中的舌面前聲母 [tɕ]、[tɕʰ]、[ɕ]、[dʒ]，被他們標 k、k'（或 k'）、h、g 聲母字，但這些聲母除 k 外，都有代用式，按順序為 ch、sh、j。對此，Edkins 有明確的說明，舉其一處說明如下：『當一個本地人被問到究竟「去」字的正確發音，是 k'i 還是 chi 時，回答是前者（k'i）。但根據我們聽起來，chi 更像是確切的發音。事實上本地人正處在由 k'i 向 chi 過渡狀態中。』（《漢語上海口語語法》）Edkins 以後的著作，越來越多地採用代用式來拼寫，Edkins 也一再聲明 k 組聲母在 i、ü 前的發音，實際上是 ch、sh、j 等。從今天的上海話來看，固然在浦東還有個別人把 [tɕ] 組聲母拼 [i]、[y] 時發成 [k] 組聲母，總的來看，如 Edkins 所說的這種過渡早已完成了，但是，從各書曾經採用 k 組聲母的拼寫方式，則可以證明上海方言確實同其他方言一樣，是經歷了『見』系聲母在齊齒、撮口呼前顎化的過程，而這種過程絕不是很短的。」

表 4 《現代吳語的研究》「舌音四」相關記錄表

字母	端	透	定	泥
松江聲母	t	t'	d'	n

在張元潛《松江方言志》中，與「舌音四」相關的聲母如下表：

表 5 《松江方言志》「舌音四」相關記錄表

聲母	t	t ^h	d	ʔn	^h n
----	---	----------------	---	----	----------------

陳宗彝《音通》中所謂的「舌音四」，應為舌尖塞音系的呈現，同於疑母情況，陳宗彝曾述泥母具有清音特徵，亦與陰陽聲調相關，故有〔ʔn〕、〔^hn〕之分。

（三）「重唇四」的聲母構擬

重唇方面，趙元任調查的松江音聲母，在重唇中的特徵如下：

表 6 《現代吳語的研究》「重唇四」相關記錄表

字母	幫	滂	並	明、微白
松江聲母	b	p'	b'	m

張元潛《松江方言志》與「重唇四」相關的聲母如下：

表 7 《松江方言志》「重唇四」相關記錄表

聲母	p	p ^h	b	ʔm	^h m
----	---	----------------	---	----	----------------

其中可見不送氣雙唇濁塞音的清化過程，同於「舌音四」，陳宗彝所謂的「重唇四」，應為雙唇塞音系的呈現。在趙元任的記錄中，微母的白讀音與明母相同，但《音通》中未見對於微母的文白異讀說明。陳宗彝曾謂明母另有清音特徵，故亦有〔ʔm〕、〔^hm〕區分。

(四)「輕唇二」的聲母構擬

輕唇方面，趙元任調查的松江輕唇音聲母，其特徵如下：

表 8 《現代吳語的研究》「輕唇二」相關記錄表

字母	非、敷	奉	微文
松江聲母	ϕ (合) f, ϕ (開齊)	β (合) β 、v(?) (開齊)	β (合) β 、v(?) (開齊)

張元潛《松江方言志》與「輕唇二」相關的聲母如下：

表 9 《松江方言志》「輕唇二」相關記錄表

聲母	ϕ	β
----	--------	---------

關於〔 ϕ 〕、〔f〕、〔 β 〕、〔v〕的關係，張元潛（2003：1）曾解釋：

《松江縣志·方言》第 966 頁所載 32 個「聲母」中有 f、v，這裡改為 ϕ 、 β ，現略作說明。 ϕ 是雙唇摩擦的清音（聲帶不顫動），發此音時氣流從兩唇間出來，好像是吹熄燭火一般。f 是唇齒摩擦的清音，指示下唇向上靠攏，發音部位稍異。 β 與 ϕ 的差別僅在於聲帶顫動，是濁音。若牙齒向下唇接觸，則成 v。由於受外語影響，年輕人多以 f、v 代 ϕ 、 β 。

因此〔 ϕ 〕、〔f〕、〔 β 〕、〔v〕，實為雙唇至唇齒部位的發展關係，在趙元任的記錄中，可見正處於發展階段。時代更為早期的「輕唇二」，應指〔 ϕ 〕、〔 β 〕二音，但陳宗彝《音通》（卷上：6）有一段對於奉母的述說：

又按輕唇清濁記號，非為純清，敷為次清，今讀非同敷則缺純清，究之奉字，自有清音可讀，余辨之，當不第於能辨之，則得奉清音為非母音，併之則於三十六字母得二十四。

對於奉母有清音可讀之說，陳宗彝不能全然分辨。「三十六字母得二十四」一語，代表該音與原二十二聲母發音不同。此處或有兩種方向思考，一為與「疑泥明來四母，均有清音讀出」情況相似，奉母存在〔ʔβ〕、〔ʰβ〕之分。二為據當時陳宗彝的音感，認為有些奉母字，帶有著清音情況〔ϕ〕，但與原二十二聲母發音不同，這表示原〔ϕ〕已開始往〔f〕發展。但因陳宗彝自言無法全然辨識，「輕唇二」目前仍以〔ϕ〕、〔β〕表示。

（五）「齒四」的聲母構擬

關於齒音，趙元任所調查的聲母系統如下：

表 10 《現代吳語的研究》「齒四」相關記錄表

字母	知	照	精	徹	穿	清	審	心	澄	床	禪	從	邪
松江聲母	ts	ts	ts	tsʰ	tsʰ	tsʰ	s	s	z	z	z	z	z

趙元任的調查與陳宗彝「知精照三類相似」之說呼應，張元潛《松江方言志》與此相關的聲母如下：

表 11 《松江方言志》「齒四」相關記錄表

聲母	ts	tsʰ	s	z
----	----	-----	---	---

因此在「齒四」的系列中，應屬舌尖塞擦及擦音系列的發音特徵。陳宗彝曾述與同門黃接三互動中，發現黃氏「城」字音有異，與「陳」字音不同，細較之黃接三「城」音乃以舌抵齒讀之，陳宗彝認為應屬高橋一帶的發音。¹² 透過

¹² 陳宗彝（卷上：6）言：「昔與同門黃君接三談，覺其口中於城市之城字，其音有異。因為陳字如何，則曰與城字音不同。然滬音悉若此乎？曰為高橋為然，於處則否，余細辨之，知

「齒四」的系統可知，當時松江「城」、「陳」二字聲母爲〔ʒ〕，是屬舌不抵齒的擦音特徵。

(六)「喉三」的聲母構擬

「喉三」方面，根據趙元任的調查，其聲母特徵較爲繁複：

表 12 《現代吳語的研究》「喉三」相關記錄表

字母	影	曉	匣	喻
松江聲母	—	h (開) ɸ〔u 韻〕、f, ɸ, X ^(u) 〔其餘〕(合) ɕ (齊撮)	ɦ β〔u 韻〕(合) ɦ(u), v〔其餘〕(合) {ɦ(i,y)} (齊撮)	ɦ(u), v (合) {ɦ(i,y)} (齊撮)

但除卻「輕唇二」的討論範疇及顎化〔ɕ〕外，「喉音三」應指〔ø〕、〔h〕、〔ɦ〕三類，在張元潛《松江方言志》調查中仍有此三音。

(七)「舌齒音一」的聲母構擬

趙元任調查的松江「舌齒音」聲母，其特徵如下：

表 13 《現代吳語的研究》「舌齒音一」相關記錄表

字母	來	日白	日文
松江聲母	l	ɲ	ʒ

張元潛《松江方言志》中有〔ʔl〕、〔ʔɲ〕之分，陳宗彝言來母有其清音特徵，故應分立。至於日母的文白異讀區分，在陳宗彝的松音系統中，日母應屬文讀聲母〔ʒ〕，歸於齒音範疇，因《音通》中，陳宗彝對於音註字「而」，提出自身

黃君口中城字，乃爭之濁音，陳字乃升之濁音。蓋爭母照、城母狀均須以舌抵齒讀之，至讀升母審、陳母禪，無須以舌抵齒。故讀城字其舌不抵齒，即與陳無別，讀陳其舌抵齒，亦與城無別，此種濁音，寧波有之，高橋較寧波近，異其方音所及也。」

見解，認為該字屬日母，與「z」字母的發音連繫。¹³

藉由前述分析，陳宗彝的松音字母發音，今構擬如下：

表 14 《音通》松音字母擬音表

字母	重唇四				輕唇二		舌音四			
松音	b	p ^h	b ^h	(^ʔ m、 ^h m)	ϕ	β	t	t ^h	d	(^ʔ n、 ^h n)

字母	牙音四				齒四				喉三			舌齒音一
松音	k	k ^h	g	(^ʔ ŋ、 ^ɦ ŋ)	ts	ts ^h	s	z	h	ɦ	ø	(^ʔ l、 ^ɦ l)

1883 年法國天主教會於上海出版《松江方言練習課本》，該書藉由羅馬字母教學，協助傳教士進行方言交流。錢乃榮（2015：3）曾整理教材中具有 25 個聲母體系，如下所示：

[p]、[p^h]、[b]、[m]、[f]、[v]
 [t]、[t^h]、[d]、[n]、[l]
 [ts]、[ts^h]、[s]、[z]
 [k]、[k^h]、[g]、[ŋ]、[dz]、[ŋ̤]、[ɦ]、[h]
 [j]、[w]

根據錢氏說明，其中 [j]、[w] 是屬零聲母的陽調標示。若與本文構擬的松音聲母相較，其中有著同異之處。錢乃榮（2015：1）曾指出《松江方言練習

¹³ 陳宗彝（卷上：28）言：「然舌人鮮通韻學，所譯有異無音字讀法往往不合本母之音，如 L 愛而字、r 挨而字，均讀而，其音類兒屬喉音，考等韻而隸日母，其音當與讀熱脫之 Z，美音齊者相近，為齒音。」

課本》雖以「松江」為名，但仍有差異的劃分：

本書底本為 1883 年的《松江方言練習課本》，由法國天主教會在上海出版，封面上標明地點「ZI-KA-WEI（徐家匯）」，出版於「土山灣」。其實，地處松江府的徐家匯教區並不在上海縣城和法租界地區範圍內，在清朝，松江府行政區內，松江話的地位高於上海話，故本書稱為「松江話」課本……當年徐家匯天主教周邊均鄉村，在上海縣地域內的方言和松江方言差異不大。

本文以為，透過《音通》所構擬的松音聲母，不同於《松江方言練習課本》，或許與地域環境差異有關。

錢乃榮曾強調上海方言的基礎是松江方言，¹⁴ 因此欲討論上海方音的歷史演變，若有松江音系的語料，自有其研究助益。透過《音通》、《現代吳語的研究》、《松江方言志》等語料，可見松江聲母的變化，除不送氣雙唇濁塞音有著清化過程外，《松江方言志》所錄的〔tc〕、〔tc^h〕、〔dz〕、〔ɕ〕、〔ʔ_h〕、〔^hŋ〕諸類聲母，並未呈現於《音通》的聲母系統，在《現代吳語的研究》中，此類聲母是與齊撮韻相拼合。因此藉由《音通》可知，19 世紀後期的松江聲母系統，諸類聲母尚未完成顎化階段。

五、《音通》中的「轉借」觀念及其韻圖析辨

本文以為《音通》是在漢字吳音註釋的英文教材基礎下，試圖以韻圖形式改良漢字註釋的繁瑣，筆者過往已指出陳宗彝〈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十二圖，是由《康熙字典·明顯四聲等韻圖》十二攝發展而來。¹⁵ 在韻圖字母方

¹⁴ 錢乃榮（2007：7）言：「上海方言的淵源應該來自南宋時的嘉興府，即由嘉興分出松江，松江府中建置上海縣，上海方言的基礎是松江方言。上海方言大致是松江方言在古松江以南、黃浦江兩岸的一個分支。」

¹⁵ 陳宗彝（卷上：38-39）言：「《康熙字典》通行海外，卷首所載十二攝韻圖，橫排三十六字母，豎列四呼，每呼列四聲，聯貫一切音，各有定位，即讀者口音不同，仍可各得其所讀之音而不覺歧異，則誠印合併音之規矩也。今以中字母與英字母連屬配合，而以某攝開合正副釋

面，從「中英字母配合圖」、「英字純清次濁音音借母圖」、「中譯濁音借母圖」可知，其間的聚合分別，與其松江聲母系統有關，但在《音通》下卷〈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十二圖的字母排列上，卻非是松江聲母二十二母系統的呈現，如下表所示：

表 15 〈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字母排列表

字母	溪見	郡見 溪	透端	定端 透	泥疑 娘	滂幫	並幫 滂	明	非敷
	奉微	徹知 清精 穿照	澄知 徹從 精清 邪狀 照穿 禪	心精 審照	影喻	曉	匣曉 喻	來日	

〈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的字母排列，除受到松江聲母二十二母的影響外，增入了「轉借」觀念於其中，該觀念受到傳統小學假借、音轉關係的影響，陳宗彝藉此與英語發音作一連繫思考（卷上：33-34）：

按中土唇音，其輕重有互通相假者，如「無」為「毛」、「步」為「武」，其類難以枚舉。p 與 h 併為甫音，由重唇轉為輕唇，尚不離其類。

陳宗彝將漢字「無」、「毛」等音讀通假關係，進行「p」轉「ph」發音的理解。《音通》設有「字母清濁轉借表」，對於字母發音的多元，以「轉借」角度為之說明，如「g」字母於拼合中，漢字音註有「其」、「欺」、「箕」等發音，其言（卷上：18）：

其音韻，即知其字某音屬某韻某呼，不必字為之註，而其音已顯。」關於〈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與《康熙字典·明顯四聲等韻圖》的關係，筆者於〈觀其會通、中西之變——陳宗彝《音通》的多元承襲與發展〉（叢培凱 2017：84）有加以述說。

g 音其，音濁，音屬郡母借為溪轉音欺借為見轉音箕。

從此可知在〈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中，為何有「郡見溪」一類字母。陳宗彝理解自身所接觸的英文教材，其漢字音註多屬南方音讀體系，故多為濁音呈現，實際的英文發音卻未必如此，對此亦適合置入「轉借」觀念。¹⁶

在漢字音註的承襲上，前述提及陳宗彝對於漢字地名英譯的思考，諸類漢字音譯資料，其漢字與英文發音的連繫，有異於原英文教科書的漢字音註，其間落差，陳宗彝（卷上：38）認為與「舌人」不解音韻有關：

彼此言語宜能直接？要必仍賴舌人為之傳述，仍是間接，且能為舌人者，未必深知音韻曉暢文理，隨其所習之方音，參合繙譯，紛紜舛錯，莫可聚依，外洋地名譯本，取音歧異，有無從印合者。

對於地名音譯詞的發音說明，陳宗彝（卷上：33）也藉由「轉借」觀念進行解釋，如「瓜哇之瓜為 ja，則郡借見也。」因此《音通》所設立的「英字純清次濁音借母圖」、「中譯濁音借母圖」，觀察圖中字例，均是與漢字地名英譯詞有關，如「中譯濁音借母圖」中，定母有「d 借 t」的關係，其字例為「tainan 臺南」，因「臺」字屬定母，此處不為「d」，卻呈現「t」字母的發音，故陳宗彝以此法進行解釋。

在陳宗彝的「轉借」觀念中，「借」多指字母類別關係的說明，「轉」則偏向音韻變化的連繫。在筆者過往研究中，曾論及陳宗彝對於各地方言的差異，中西語音的不同，認為皆可以「轉法」進行分析，並且將此法溯源自吳棫的「叶音」之說。¹⁷ 陳宗彝（卷上：44）認為英文字母音讀有限，若藉由轉音一

¹⁶ 陳宗彝（卷上：17）言：「英字母所註華字，當是南譯，若是北譯，所註之音必多清矣。英人口音，未必無偏清偏濁之處，而如 b 皮 d 特等濁音，並未分列清音，宜轉濁為清，借補清母之缺。」

¹⁷ 陳宗彝言：「此轉法蓋源於協音，吳才老協音法，如『鐘鼓樂之』之『樂』字，欲與上文『芼』字為韻，即以『樂』字為母，『芼』字為韻，協得勞音，則『樂』轉為『勞』矣。」對此筆者〈論陳宗彝《音通》的音韻觀念及方言現象〉（叢培凱 2016a：448）有其論述。

法，可增其發音的變化性。¹⁸如「a」字母發音的變化：

a 字正音愛，屬該攝影母開口音去聲，則哀、僂、遏可任轉，而其齊齒、合口音亦可從之而改矣。其變音挨屬迦攝，唵屬干攝，拗屬高攝，至短音鴨則故迦攝挨之入聲也。

陳宗彝對於英文發音變化的理解，仍是以教科書中的漢字音註為基礎，他依漢字音註的內容，分別置於十二攝韻圖中，如在「r 尾轉音表」中其言（卷上：19）「a 得 r 音挨轉入迦攝 o 得 r 音拗轉入高攝」。韻圖中的四呼亦然，陳宗彝以漢字音註進行四呼歸類，其四呼即以該英文詞彙中的母音結構情況作區分，如在「四呼等音表」（卷上：19）中即說明「a 愛」是入開口，而「o 哇」則歸合口。並藉漢字音註的內容，說明其間的四等轉變（卷上：42），如「松人土音讀烏鵲之烏為蛙，故知 o 字即烏字的是合口音，宜照合口讀之，其音始正，為其變音亦有入歌攝開口者為阿音。」筆者曾探討陳宗彝的四呼觀念，受學於其師劉熙載，但他在四呼的辨識上仍不能曉暢。¹⁹

陳宗彝藉由漢字音註的英文教材，學習英文的發音與學理，從中以傳統小學的「轉借」觀念進行理解。陳宗彝自知此等方式，實在不能過於深究（卷上：45）：

¹⁸ 陳宗彝言（卷上：43-44）：「西文音韻祇有五字，每字讀數音，又互有同者，不過得十餘音，中韻以上下平論已有三十部，以西文十餘音相配，宜其窮矣。然則如何而可以不窮乎？曰莫如轉音一法，不必變其字，而但轉其音，如中文韻攝十二內含四聲四呼，本屬某攝，轉之可屬某攝，略如協音聲呼轉同。」

¹⁹ 陳宗彝（卷上：9-10）言：「昔從興化劉師得合口音讀法，粗辨四呼，然以腭音、喉音為較易，舌齒音甚難，欲知是否合口，須於收音辨之，如收音汪，則知合於剛攝之合口；收音溫，則知合於根攝之合口。若不得汪、溫為收音，尤屬未合，準是調舌齒之音，始不走入開口，但其出音步位離喉已遠，欲使口法無稍變動，仍得同等之喉音為收，殊非易事。少所未習，長始學之，口舌滯鈍，每不能肖，即肖亦未盡自然。」關於陳宗彝《音通》四呼的討論，見〈論陳宗彝《音通》四呼觀念的應用〉（叢培凱 2021a）。

以上所舉西文音韻轉變與中土韻攝等呼相配，皆就其所本有者言之。至臨譯轉音，係變通活法，初無拘泥，大率同攝相轉，庶異泛驚，聲呼通用，係西文原有性質，故不必精益求精，為音能轉變，則不慮諧聲之難。

陳宗彝認為掌握英文有三難：一為「西文清濁不備，均須取足於假借。」；二為「aeou 雖合於挨衣烏於之四呼，至其變音參雜難究，殊難齊其等次。」三為「合聲祇用二字，西文或上併二三字為母，下併二三字為韻，雖讀初仍祇二音，不免累墜眩惑。」因有此三難，《音通》對於英文發音的說解，亦僅能（卷上：38）「粗與相合而已」。

《音通》設有「中英音韻配合圖」，即說明〈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十二圖中，各圖四呼中的英文母音拼合的結構，以「庚攝」為例，內容如下：

表 16 《音通·中英音韻配合圖·庚攝》英文母音拼合表

庚攝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un	en、in、ien	un、on、oon	oon、un

從該圖中可見，四呼中的英文母音拼合結構，有其重複的情況，陳宗彝置於韻圖中不同處，即表示其母音拼合有著不同的音讀呈現，若搭配〈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則更為明瞭，因〈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是以「中英音韻配合圖」為基，增以橫列字母，依韻圖位置置放英文詞彙與釋義。並且〈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於四呼旁仍列其母音拼合結構的漢字音註，以「械攝」為例：

表 17 《音通·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械攝》英文母音拼合表

械攝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on 殍	ice 衣 i 乙	oo、ew 烏 u 屋	u 於 ou 郁

從此可見，〈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仍無法完全脫離漢字音註的範疇，由於陳宗彝對於英文發音的認知，仍是立基於漢字吳音註釋英文教材的學習，但諸類漢字音註，對於英文音讀於韻圖上的呈現，仍有著一定助益。如上述〈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械攝〉中，合口、撮口分別有「u 屋」、「u 於」二音，觀其所附英文詞彙，可見「u 屋」、「u 於」在拼合中有著不同的音色特徵，如下表所示：

表 18 《音通·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械攝》所列英文詞彙舉隅表

械攝			
合口 (u 屋)		撮口 (u 於)	
push	/pʊʃ/ ²⁰	cure	/kjʊə/
bully	/'bʊli/	nude	/nju:d/

陳宗彝對於「u」音拼合的理解與整理，仍是參照漢字音註的說明，這於《音通》可見，其言（卷上：44-45）：

u 長音兩乎反，或讀尤胡、尤兩二音，寶山等處不能辨，西音於魚虞尤韻，似混合究之。讀兩乎反者，屬械攝撮口，讀尤胡者，從尤音屬鈞齊，從胡音屬械合。

英文教材中的漢字音註，雖有助於韻圖呈現其英文音讀的差異。但也由於陳宗彝對於英文發音的認知，侷限於諸類漢字註釋，導致他掌握的英文發音，仍有著落差與不足。筆者曾以〈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干攝〉中的「撮口韻」，進行 er、ear 的音註討論，認為陳宗彝因受到漢字音註的英文教材影響，對於英文的實際發音有著一定的隔閡。²¹ 上述〈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械攝〉，其合口

²⁰ 有關「英語詞彙音標」，乃依據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資料庫中 Brit 標音。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網址：<https://www.oed.com>（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9 日）。

²¹ 筆者曾言（叢培凱 2021a：301）：「今考楊勳《英字指南·二字短音》中，er、ir、ur 等字，楊勳均以『安』字註釋其發音……而陳宗彝《音通》受其影響，言 er、ir、ur 等字音『安』。在〈明顯四聲等韻圖·干攝〉中，『安』屬開口韻，故陳宗彝以為 er、ir、ur 等字『依攝宜列

「u 屋」音，陳宗彝言（卷下：11）「合口入聲屋音，據《英字入門》增，撮口音轉屋爲郁讀之。」可知此處音註不採《英字指南》，而是據《英字入門》。可見在漢字音註英文教材中，陳宗彝對其音註字的擇取不僅一家，這對於英文音理的實際掌握方面更顯不易。

六、結論

〈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是結合《音通》中各項理論的成果，在漢字音註英文教材的發展中，《英話註解》、《英字入門》等教材，其音註字帶有著明顯的方言地域性質，閱讀者須從寧波、上海等語音角度，才得以學習英文詞彙音讀。《英字指南》則擴展了方言地域的範疇，以「江浙兩省通用字音」的角度擇選音註字。陳宗彝《音通》試圖脫離漢字音註字的形式，欲結合傳統韻圖的架構，掌握其英文發音特徵。實際上〈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的成立，仍是在漢字音註字的理解下所產生的架構，並且英文的多音節特性，不適用於韻圖之中。

〈中英合聲明顯通貫圖〉在其字母排列上，除融合了松江聲母體系外，亦有著漢字地名英譯等思考。面對英文的發音與變化，陳宗彝藉由《英字指南》等書，吸收其中學理，並增入傳統小學「轉借」觀念於其中。不論是字母、韻攝、等呼等系統，陳宗彝以漢字音註字作爲媒介，進行韻圖的建構及學理的說明。但漢字音註亦造成隔閡，使得陳宗彝在實際英文讀音的掌握上，具有著一定的困難。

晚清英文教科書的發展中，陳宗彝的《音通》有其獨特處，可謂是中西文化接觸下，文人欲致用所產生的文獻。陳宗彝欲以傳統小學觀念，希冀有益於當時的英文學習需求。在歷史音韻上，《音通》提供晚清時期松江音韻的線索，這對吳語研究上應有著一定的助益。

開口」。陳宗彝後云『惟考西文，安與庵異讀』，亦是受到《英字指南》的影響，楊勳於《英字指南》an 以『庵』作爲音註，如 *quantuty*（闊庵的的）、*answer*（庵痕史安）。陳宗彝透過《英字指南》得知，er、ir、ur 與 an 音註字的差異，因此 er 不宜與 an 同置於『干攝開口韻』，故他透過『轉韻之等』，以音近轉等的觀念將諸類字置於『干攝撮口音』中。從此例可知，陳宗彝《音通》韻圖的英語辭彙安排，不單是審音下的結果。」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清〕楊勳，《英字指南》（六卷），光緒 5 年（1879）求志草堂本。

〔清〕陳宗彝，《音通》（上下卷），宣統 3 年（1911）石印本。

二、近人論著

司佳，2009，〈《五車韻府》的重版與十九世紀中後期上海的英語出版業〉，《史林》2009.2：6-13。

周同春，1988，〈十九世紀的上海語音〉，收入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吳語研究室編《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75-183。

徐林祥，2010，《劉熙載及其文藝美學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元潛，2003，《松江方言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萬獻初，2015，〈《五車韻府》文獻源流與性質考論〉，《文獻》2015.3：166-176。

趙元任，2011，《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原刊於 1928 年，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錢乃榮，2007，《上海方言》，上海：文匯出版社。

錢乃榮，2015，《開埠初期的上海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叢培凱，2016a，〈論陳宗彝《音通》的音韻觀念及方言現象〉，語文教學暨第三十四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叢培凱，2016b，〈論楊勳《英字指南》對陳宗彝《音通》的影響〉，王靜芝教授百歲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新北：輔仁大學。

叢培凱，2017，〈觀其會通、中西之變——陳宗彝《音通》的多元承襲與發展〉，《中國語文》722：76-93。

叢培凱，2018，〈從曹驥《英字入門》論晚清滬音入聲韻尾之現象——以西洋傳教士文獻之紀錄談起〉，第十六屆國際暨第三十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新北：輔仁大學。

叢培凱，2021a，〈論陳宗彝《音通》四呼觀念的應用〉，收入楊軍、喬全生主編《中國音韻學：2016 國際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頁 286-303。

叢培凱，2021b，〈論晚清英文教材對於歷史吳音建構的意義〉，《東坡文化論壇暨人·物·文·學——2021 兩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東吳大學。

叢培凱，2022，〈博選西書，由博反約——從《英字指南》論晚清時期的「江浙通用字音」〉，東亞文圖學與文化交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東吳大學。

三、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 <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s://www.oed.com>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assignment@scu.edu.tw

A Re-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honological System of Chen Zongyi's *Yin Tong*

*Tsung, Pei-Kai**

Abstract

Chen Zongyi (courtesy name Zhongying) was born in Lou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lived in the Shanghai area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His book *Yin Tong* used traditional phonology to design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two volumes. The first volume primarily elaborates on Chen's concep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onology. In the second volume, Chen wrote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welve phonological diagrams of "Zhong Ying He Sheng Ming Xian Tong Guan Tu". Based on the writer's past research,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Yin Tong* has a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to English textbooks with Chinese phonetic notation. Chen Zongyi not only used a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honetic "borrowing" to explain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but also established "Zhong Ying He Sheng Ming Xian Tong Guan Tu" in an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English textbooks with Chinese phonetic notation. Chen used letters, the rhyme groups (韻攝), and the four finals (四呼) to grasp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words, and integrated the Songjiang dialect's initial consonant system into the content of the phonological diagrams. Although the concepts in *Yin Tong* have their limitations, they reflect the scholarly effort to apply them in the context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Furthermore, this text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Wu languag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Keywords: Chen Zongyi, *Yin Tong*, “Zhong Ying He Sheng Ming Xian Tong Guan Tu”, Songjiang initial consonants, English textbooks with Chinese phonetic notation

